

# 会当凌绝顶 一览洛阳城

万安山主峰之上,海拔937.3米的地方,一组古朴大气、巍峨壮观的唐式木结构建筑依山而建。建筑从结构到布局,骨子里透着一股返朴归真、自然天成的秀气。这组建筑就是万安山祖师庙。

万安山祖师庙是万安山标志性景点之一,它始建于汉魏时期,明清时期达到鼎盛,1977年当地村民集资重修,规模较小。这次万安山开发,祖师庙是重点,整体按唐代道教庙宇建设规制和风格进行重建。

万安山祖师庙虽然在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,但在民间的威望之高、影响之大是其它庙宇无法相比的。它东临轩辕关,西临龙门石窟,北揽伊河,南眺中岳嵩山。老百姓把他与湖北的武当山媲美,称为“北金顶”。

每年的庙会、节日前后我区会有将近3万人到祖师庙请香、叩拜,相信建成后的祖师庙将重现历史的辉煌。

(文/图 万安山)



说伊滨



玄天圣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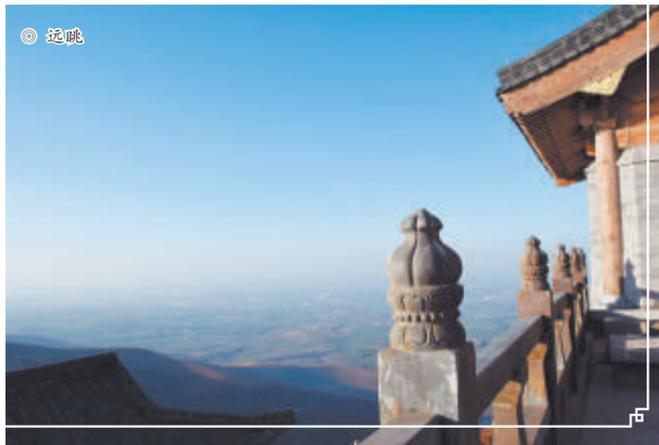
登高



远看



远眺



## 时令走笔

### 春节是一场亲情的盛宴

□ 徐学平

总有那么一个日子,让我们思乡的情愫一如长城般蜿蜒;总有那么一个日子,让我们想家的情怀一如黄河般澎湃;总有那么一个日子,让我们觉得万水千山不再是一种遥远;总有那么一个日子,让我们感到短暂相聚却也是一种温暖……一年又一年,春节就是一场亲情的盛宴!

那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在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无声的积淀,那是十万万炎黄子孙发自内心的对于亲情的呼唤。一年的等待,很长,但总有一些事物会因日久而弥香,总有一些记忆会因珍藏而难忘。忘不了,电话那头父母关爱的唠叨;忘不了,话筒那边孩子稚嫩的问好;忘不了,妻子临别时那难舍的眼神;忘不了,乡亲送行时那殷殷的嘱托……多少次,在梦中又闻见了家乡大麦烧酒的醇香,多少回,在闲谈中又提起了老家一起长大的伙伴。有一种真切的期盼在心田萌芽,有一个热切的呼唤在心头响起:让我们一起“回家”!

行囊收拾好了,日程安排妥了,男女老少,大箱小包,再恶劣的天气也动摇不了回家的决心,再漫长的旅程也阻挡不了匆匆的脚步。那一份浓得难以化开的亲情,那一份经年酿造的期盼,早已成了每个人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,没有人可以舍弃,更没有人可以剥夺。机场拥挤了,车站喧嚣了,码头沸腾了,一场赶赴亲情盛宴的大戏上演了:踏着矫健的舞步,敲开嘹亮的歌喉,有你,有我,也有他……

大红的春联,绚烂的烟花,是背景;喧天的锣鼓,绵长的唢呐,是伴奏;龙腾狮舞,高跷秧歌,那些快乐的音符一如骑马舞的舞步。一边欢度着那喜庆的新

年,一边享受着那家庭的温馨:热气腾腾的团圆饭,和和美美全家福,香醇的美酒,漂亮的新衣,祝福的话语,温情的红包……当春节鞭炮齐鸣的时候,时光的镜头早已把这一切都定格成了幸福的底片,因为有了家庭港湾的停靠,因为有了亲情养分的补给,哪怕是一颗失落的心灵也会因此而变得温暖无比。

几天的相逢,太短,但总有一些团聚因短暂而珍贵,总有一些故事因短小而精彩。尝尝妻子亲手做的饭菜,亲亲孩子红扑扑的小脸,给乡亲讲讲自己的经历说说来年的打算,陪年迈的母亲唠唠家常叙叙旧。无须太多的言语,幸福的笑脸早已经将情话诉说,无须太多的表达,共同的举杯早已经将祝福传递。春节虽说只是短暂的一个过程,但它足以成为每个人一年中憧憬生活的起点。

春节,是一幅民俗的画卷;春节,是一道心灵的鸡汤。春节,是亲情烙出的一枚中国印;春节,是亲情织出的一串中国结。一年又一年,春节,一个中国式的新年,就是一场亲情的盛宴!

## 难忘时光

### 乡愁是一碗年猪肉

□ 龚德位

小孩,小孩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。

记得儿时,大人们一进腊月嘴上就会念叨这样的谚语,这意味着孩子们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就在眼前。家家户户就会开始为过年而忙碌着,其中杀年猪便是头等大事,我们家也不例外。

母亲在年前四五个月的时候就会开始精心饲养年猪了,往往都会给它“开小灶”。年猪的猪食往往会多上很多玉米面,再加上地里种的红薯,这就是其它猪不能享用的“专用套餐”了。这样喂养出来的猪是绝对无污染、纯天然的肉食猪,光泽透亮,肉质鲜美。

杀年猪当天,母亲在天还没放亮就会早早起床再喂它一顿,然后用大锅烧上水,静待天亮后屠夫上门来帮忙。头一天晚上,父亲会提前到寨子里请乡亲们帮忙,男人们负责帮屠夫杀猪,女人们则围着灶台忙碌饭菜。最开心的当数我们小孩,我们负责的就是尽情的玩耍,偶尔也帮助大人们打打下手,拿拿工具,跑跑腿什么的。

我记得把圈门打开的那一刹那,听到猪的嘶叫声,母亲的眼角总是湿润的,养了很久终究是有些舍不得。屠夫很有经验,嘴上发出“啰喂……”的声音把猪诱惑出圈门,然后几个得力的大力士一起上阵,合力把猪摞倒在事先准备好的长凳上。只见屠夫把明晃晃的长刀放在嘴里含着,左手摞着猪头,右手在猪脖子上拍几下,然后一耸腰,猛地一下,长刀从猪脖子刺进去,鲜红的猪血便喷进了准备好的菜盆里,猪从刚开始的嘶叫到后来的“哼哼”呻吟慢慢就不再动弹。

杀年猪这手艺看似简单,其实是需要点技巧的,很多环节都是技术活儿。譬如猪杀倒后要给猪体吹气,儿时那阵没有专业的吹气枪,需要靠屠夫人工吹。这就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,需要气足耐力好。屠夫先会在猪后趾间划一个刀口,然后用通条顺经络,捅向后腿、前腿、腰部,直至猪头。屠夫一边吹,乡亲们一边就用木棒捶猪体,这是要让气畅通,然后猪体就慢慢膨胀,直至滚圆。最后再用细麻绳将刀口处死死扎紧,以防跑气而前功尽弃。

待猪体吹胀扎紧后,乡亲们就会将年猪抬到准备好的“浴盆”里,用热水将猪身上的毛全部褪尽后再把它挂起来“开肠破肚”。父亲此时会在旁边烧上点纸,点上几柱香祭祀“土地老爷”,祈求来年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,家庭平安。祭祀过后,屠夫取出猪油、心肝肺脏等杂碎,熟练地将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分块放在竹桶里。到此,屠夫的工作除了倒肠外基本结束。可是母亲面对这些猪肉还得忙碌十多天,做香肠、熏腊肉等工序得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开展。

待一切都收拾停当,厨房里便成为最忙碌的地方,母亲和帮忙的乡亲们一起做好了猪血炖豆腐、猪肝炒大葱、糟辣椒炒鲜肉,人称“猪打滚”的盘盘碟碟便很快端上了桌。大家一起围着火炉喝酒唠嗑,上至天文地理,下至野闻趣事,无不涉及,真假无人较真,胡侃乱吹,笑声是一阵盖过一阵,好不热闹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,现在回到故乡发现杀年猪的人家越来越少了,可儿时杀年猪时透出的喜庆那浓浓的乡情、浓浓的年味儿和邻里乡亲们和睦相处、守望相助的身影在记忆中依旧是那么鲜活,依旧可触摸。让人感慨,让人留恋,有母亲的的味道,更有绵绵乡愁的味道。

## 朝花夕拾

### 爆米花的记忆

□ 赵自力

腊月过后,街上年味越来越浓,偶尔看见有炸爆米花的,听着那轰的一声响,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童年。

在儿时的记忆中,冬天是享用爆米花的时节。“腊月轰一轰,病痛无影踪”,这是我们那儿流传已久的俗语,家家户户都有腊月炸爆米花的习惯,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简直成了一件盛事,以至于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。

自从炸爆米花的师傅进了村,我们这些孩子就粘着师傅不走,围着爆米花机,去看那一炉炉盛开的爆米花。师傅往往在村里选一个开阔的地方,把他那一套工具摆放好后,拉开架势就开工了。我们小孩子忙不迭地当师傅的下手,添些柴禾,帮下小忙,一脸羡慕地望着爆米花师傅,时不时瞅瞅爆米花机上的钟表,直等师傅说“快好了,快散开喽”,才一股烟似地迅速跑到一边去,捂着耳朵眯着眼既有点害怕又兴奋等那一声巨响。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巨响后,师傅准备好的长布袋一下子鼓囊囊的,不断往外冒着白气。我们赶紧围了上来,像一群小麻雀似的,帮着主人家抖抖布袋,然后自然尝到了一捧白花花香喷喷的爆米花了。那爆米花热乎乎的,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捧在手上,吃在嘴里,甜在心头,那感觉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

那时大人们忙着准备年货,炸爆米花的任务多半交给自家的孩子。农村的孩子,早就天天粘在一起,除了把自家的爆米花炸好外,都愿意为别家的小伙伴帮忙,所以活儿不累且快活无比。哪家差点火柴了,或是临时有事了,其余的小伙伴马上会想办法解决的。俗话说“腊七腊八,冻死寒鸦”,可是孩子们因有了爆米花,全然没感觉到冬天的寒冷,日子过得温暖而快乐。



农业普查利万家, 提供信息靠大家, 齐心协力普查农业, 满怀信心建设新农村